封建人物——名臣故事

学潮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署名：林爽/主编

书号：ISBN 7—6304—9927—5

电子版定价：5.00 元

版本：2005 年 4 月第 1 版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3783 号

出版社：学潮出版社

目 录

元帝一味怀柔　朝纲几度旁落

阉闾求伍员　要离刺庆忌

鱼保家铸造铜甑　武则天监督吏民

孔明设计抓把柄　关羽仗义捉放曹

李汉超掠财霸女　宋太祖护短开罪

巧借美女留把柄　换来忠心度危机

智施把柄计　巧服恶势力

王玄邈告密　萧道成用人

伯之首鼠两端　萧衍釜底抽薪

匈奴王一忍再忍　东胡国得寸进尺

明里重用人才　私下刺探言行

表面上纵情酒色　暗地里考察官员

表面示殊礼　内心情甚薄

雍正偷纸牌　特务察百官

任尔上窜下跳　铲除不动声色

成得臣骄傲狂暴　晋文公退避三舍

行动诡密臣下莫知　喜怒无常人神难测

生太子假戏一场　除权臣真事一桩

京城微服私访　顺手惩治判官

庄王忍小辱　赦臣报大恩

统帅感情投资　士卒战场卖命

大臣跪拜　国君难受

丁斐贪图小利　曹操法外施恩

先有枉法施恩　后有犯人卖命

主帅攻心有术　曹操割发代首

皇后美色降敌　将军死心效清

重视感情拉拢　凿墙慰问病臣

坐怀不乱笼人心　审时度势建根基

周泰舍命救主　孙权数伤敬酒

李世民托孤　唐高宗起用

吕不韦计取天下　庄襄王奇货可居

吕氏父女押宝　泼皮刘邦称帝

晋公子展转亡命　侉负羁打点人情

流亡重耳终归国　隐居子推始受封

秦穆公迎败将　孟明视捍秦王

复振华夏移建邺　笼络名流固东晋

曹操焚书　将士报恩

该柔则柔赦仇人　当报必报服明主

景祖有容人之量　逃犯归故乡效忠

洪秀全爱将惜才　陈玉成屡建奇功

代宗使臣入山林　李泌感恩归朝廷

狂暴楚霸王　猜忌失人心

刚愎自负埋祸根　国亡身死理当然

孝武帝轻慢下属　众名士隐美示丑

文宣帝持刀逞霸道　高德政痛丧三脚趾

篡帝位恼羞成怒　殉名节满门抄斩

萧何深得民心　刘邦敲山震虎

商鞅立木取信　秦国变革图强

御将以仁为上　治军守信是本

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

生前身后事　不负挚友托

行千里赴约　留万世英名

睚眦之恨不成隙　唯重信任道义交

悲心索回病牛　不使信誉稍失

刘牢之三叛其主　失信誉自缢丧身

左提右报无定所　倾危反筏“杨三变”

太祖分割权力　宰相地位降低

武则天独裁专制　徐有功不畏权势

重用李德裕　冷落仇士良

一边重用朝臣　同时疏远宦官

利用臣下矛盾　铲除异己立威

皆由权势太高　萧裕身首两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桓殷两相争　晋朝独得利

双目虽失明　重新得重用

用人知搭配　同守固合肥

黄皓钳制姜维　魏军灭亡蜀国

朱元璋固权　洪武帝拔刺

以小换大　隔岸观火

为人一身正气　做官两袖清风

一世清白为官　一口薄棺葬身

聊以自足巢林一枝　宰相府第难容二马

为官五十载　清贫闻天下

藩坦之和气不衰　台阁之清风常在

多藏非福广施去祸　“全德元老”立碑留史

爱鱼拒收鱼　送鱼带回鱼

田稷子拒贿金　老母亲受奖赏

不受蕃人之赂　清白垂美简史

出使无索求　新罗人赞叹

为政清简树刚威　遇事敢言有雅量

苏琼悬瓜辞礼　治理清河精明

但饮湘江一杯水　能开衡岳千层云

孙武斩娇娘　吴王用大将

禁军居功　孟容惩奸

元帝一味怀柔　朝纲几度旁落

元帝名刘奭，于昭帝元凤六年(公元前 75 年)生于民间。刘奭是宣帝长子，地节三年(公元前 67 年)被立为太子。黄龙元年(公元前 49 年)十二月，宣帝病死，刘奭即皇帝位。元帝时期，西汉王朝已历经 150 余年，积弊累累。元帝愚弱，除弊无方，加之宦官用事，政治腐败，西汉王朝由此而走上衰亡之路。

西汉王朝最主要的社会积弊便是地主豪强势力发展，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广大农民破产流亡。早在宣帝末年，胶东、渤海等地的破产农民，不断举行暴动，连宣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民多贫，盗贼不止。”

元帝面对前朝积弊，非但不除，反而任其发展。史称元帝“柔仁好儒”。元帝所好之儒，基本上是孔子所提倡的以“宽柔温厚”为主要特征的儒学。汉自武帝以来，虽然重儒，但实际上是王霸兼施。正如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宣帝生前对刘奭的“纯任德教”的俗儒主张，即非常不满，并深为之忧虑。他曾说道：“乱我家者，太子也。”为此，宣帝曾欲以“明察好法”的淮阳王刘钦代替刘奭为太子，只是由于顾念其母许氏的旧情才没有实现。

元帝即位后，“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相继为相。元帝为政，动则引证《诗经》等儒典，迂腐地推行“纯儒政治”。应该说元帝一朝确实是实行了不少“爱民”的“仁政”。但是元帝却以“不与民争利”为名，放弃了对豪强地主进行打击、限制的政策，实行所谓的“宽政”。元帝放弃打击限制豪强的传统政策，并非仅仅是由于元

帝个人“柔仁好儒”的性格所致。元帝的“柔仁好儒”乃是时代的产物。元帝时代的豪强已经不同于武帝时代以前的“土豪”，而是与达官显贵融为一体的。朝廷中的公卿将相已经成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在这强大的政治势力面前，元帝也只好采取“柔仁”的宽政。“宽政”之下，土地兼并愈发不可遏制，吏治腐败等社会积弊也随之恶性发展。

元帝认为宦官少骨肉之亲，无婚姻之家，最可信可靠，因而尤其信重宦官中书弘恭、仆射石显。当时辅政大臣前将军萧望之

在政治、军事方面颇有见地。他认为，中书参与国家大政，应选用贤明，不宜任用刑余的宦官，所以奏请元帝使用士人。弘、石二阉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盗弄权柄，遂与外戚史高内外勾结，排挤、陷害萧望之等重臣。元帝迂腐昏昧，屡中弘恭、石显圈套，迫使萧望之自杀，与萧望之共同辅政的周堪、刘更生等加罪免为庶人。不久，弘恭病死，石显专权。

元帝不仅昏昧，而且荒淫。宫中佳丽多得“不得常见”，只好“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元帝虽然治国昏庸，却多才多艺，善书法，精通乐理、乐器，“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他终日淫乐，不亲政事，委政于石显等宦官。当时，汉廷事无大小，都要禀报石显，由他裁决。石显“贵幸倾朝”，自公卿以下，无不畏惧。

宦官专权，政治日趋黑暗，致使吏治腐败。纲纪失序。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贪财慕势，纷纷经商，掠夺百姓，敛财聚富。他们互相间勾心斗角，陷人于罪，以至于连元帝都不得不承认“在位多不任职”。在黑暗的政治下，社会风气大坏。不仅皇帝、皇室、贵族极度奢侈，一般的官僚地主也“贪财贱义，好声色，尚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缘奸作邪，侵削细民”。整个统治阶级都在腐朽、堕落。

元帝时期，又连续发生水灾、旱灾、地震和瘟疫等自然灾害。天灾人祸，使百姓流散道路，不胜饥寒，“嫁妻卖子，法不能禁”，或“人至相食”，阶段矛盾日益尖锐。

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五月，元帝病死于未央宫，终年 43 岁。元帝在位 17 年。

阖闾求伍员　要离刺庆忌

专诸拼上自己的命报答姬光对他家的存抚馈赠之德，刺杀了吴王僚，为姬光——阖闾换来了吴国的王冠，但阖闾戴在头上还觉得不牢稳，还有一个后顾之忧——庆忌。

姬庆忌是吴王僚的儿子，身材猛高，膂力过人，是一员虎将，有万夫不挡之勇，而且武艺高强，比他的父亲有智谋。由于姬光的撺掇，王僚派他领兵伐楚去了，眼看归期将到，这是需要阖闾认真对付的。

阖闾一边派人及时打探并回报庆忌的归日和行程进度，一边亲自统率大军屯驻在江边准备截击。庆忌在回军途中，刚刚听到父亲被刺杀的噩耗，便遭遇了阖闾的截击部队，两支军队几乎走了个对头。庆忌一看自己方面势单力孤，毫不犹豫地调转车头便跑，阖闾驱驷马宫车紧紧迫来。庆忌在长途跋涉之后，马力眼看不济，越追越近了，他干脆跳下马车大步逃跑起来，竟比马还快。阖闾下令部队放箭射他，他一边跑着一边用手回绰飞箭，终于跑出危险地带去了。

阖闾无奈，只好指示西部边地的军队严加防守，自己带兵回到了都城。

不久，阖闾得到情报说，庆忌逃到了边地艾城，在那里招纳死士，训练军队，结连邻国，等待时机伐吴报杀父之仇。阖闾又去求助伍员了：“以往关于王僚的事情，全仗先生的指教和努力，寡人牢记在心里。现在，庆忌又成了我的心腹大患。要知道他比他的父亲还厉害啊，弄得我终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坐卧不宁的，先生能再给我想个什么办法吗？”

伍员答道：“臣德行差，吴王僚在我生活无着流浪街头的艰难时刻给了我立足谋生之地，我却对他不忠，和大王在密室中谋划暗算了他。现在再算计他的儿子，恐怕就太不合乎天意了吧！”

阖闾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先武王伐纣，连他的儿子武庚也杀了，咱们周人并不认

为武王做得不对呀！皇天要废的人，我们杀了他等于是替天行道。庆忌若是活着，王僚就等于没死。吴国的成败，寡人与先生相共，难道我们能因小的不忍而酿成大的祸患吗？”

伍员离席叩头哭着说：“我是个楚国的亡民，父亲和哥哥含冤九泉之下，尸骨得不到安葬，灵魂没有人祭祀，一想到这些，痛心疾首，哪里还有心思考虑别的呢？请大王谅解我吧！”

“先生快快请起！”阖闾伸手把他搀起来安慰道：“先生千万不要过度悲伤，你为亲人报大仇的事，寡人一直放在心上。只是现在庆忌领兵在外，口口声声觊觎吴国，找寡人复仇，如果立即出兵伐楚，实在不是时候呀！你说呢？要是再有一个专诸，事情就简单得多了。先生平素很注意访求人才，是不是心目中有了这样的入选？庆忌解决了，给先生报仇的事就该排到日程上了。”

“有倒是有一个’”伍员斟酌着回答，“只是怕不能使公子中意！”

“说说看吧！”阖闾又兴奋起来了。

伍员说：“我结交了一个个子特别矮小的人物，似乎可以去办这件事。”

阖闾不以为然：“庆忌力敌万人，能于千军万马中单身走脱，哪是一个小矬子能够对付得了的？”

伍员说：“不一定，这小个子也有万夫不敌之勇呢！”接着伍员把自己了解到的这个人的情况详细地向阖闾作了介绍：

这是一个吴国人，姓要名离，他勇敢地折辱了壮士椒丘沂。

椒丘沂从东海边到吴国来奔友人之丧，车过淮河渡口想饮马，当地人告诉他：“河水里有神灵，见到马就出来抓。”

椒丘沂毫不在乎地说：“壮士在此，什么神敢欺侮我呢？”硬是解下左骖去水边饮。

马刚把嘴插到河里，便尖厉地嘶叫了一声坠入河中不见了。丘沂大怒，甩衣抽剑入水找水神争斗。水神兴涛作浪，也没捉住他。大战了三天三夜，他活着出水了，只被水神射瞎了

一只眼。沿河上下都传颂他的英勇，他自己也很以为了不起。

在友人家的丧席上，椒丘诉傲视众客人，出言不礼貌。当时要离正坐在他的对面，冷冷地对他道：“你傲视大家，大概是以勇士自居吧？可是我听说过，真正的勇士，和太阳作战不挪动身影，和鬼神作战不转动脚跟，和人作战不用呐喊第二声，宁死也不受敌手的侮辱。而你呢？你和水神作战，马丢了找不回来，还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身体残废了，名声败坏了，不去拼个你死我活，却吝惜残余的生命，还在这里充好汉，实在是天底下最大的废物了！”椒丘沂被他骂得哑口无言，羞愧地离席走了。

要离回到家中，把折辱椒丘沂的事告诉了妻子，并告知椒必来报复。妻子知道他的脾气，就敞开了大门。

夜里，椒丘沂果然来了。见门户大开，他手持利刃径直走到要离的床前，伏身一看，他睁大两眼直挺挺地躺在那里“等死”，连眼皮都不眨一眨。椒丘沂原本打算一刀刺死他了事，见到他这副神气，又改变了主意——先教训他一顿，叫他死个“明白”，也显得自己“大度”。于是把刀往要离脖颈上一按，问道：“你知道你有三条该死的罪状吗？”

要离答：“不知道。”

“第一，你在丧席上羞辱了我；第二，晚上睡觉不关门；第三，见我来了不起身躲避。这是你自己找死，可不要埋怨我，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辰了！”说罢举起匕首来猛刺下去，正当他下刺的时候见要离嘴动弹，便把手停在空中说：“有话还容许你说。”

要离说：“我并没有三条必死的罪过，你却有三条不肖的耻辱，你自己知道吗？”

“不知道。你说！”

“一不肖，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了你，你不敢回一句话；二不肖，你进大门时不咳一声，向屋里走时脚步不出声，是想偷袭；三不肖，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才敢说大话。你有这三不肖，反而来责备我，不是太卑鄙了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椒丘沂收起匕首叹道：“我的勇敢，自认为世上没有人能比得了，你要离竟比我强，实在是天下第一了。我若杀了你，人们会嗤笑我嫉妒；不杀你，我就不能以勇士的姿态活在世上了。”说罢，把匕首往地下一扔，冲着墙壁，一头碰死了。

阖闾听了伍员的介绍，心目中树起了要离的英雄形象：“这个人确实能做第二个专诸，先生快去请他来见寡人！”

伍员找到要离，表达了吴王对他的倾慕和需要，便带他来见吴王。

吴王一见要离，五尺高的个子，一把卡的腰，丑陋猥琐的容貌，大为失望，勉强问道：“子胥说的勇士要离就是你吗？”

要离答道：“臣瘦小无力，迎着风就仰翻了，背着风就扑倒了，哪里有什么勇气呢？不过大王若有所派遣的话，臣愿意不遗余力地去完成。”

吴王沉吟不语。

伍员提醒道：“良马不在于体形高大，最可贵的是力量能负重，腿脚能走远路啊。要离形貌上虽然弱小，但是他有超越常人的机智和权术，离开他不能成就大事，大王千万不要错过了他啊！”

吴王省悟过来，便召伍员、要离二人到后宫的密室中去进行详细计议。

就坐后，要离开门见山地说：“大王心目中的忧虑，不就是王僚的逃亡公子庆忌吗？臣能够杀了他。”

吴王疑惑地说：“庆忌身体魁伟，跑起来胜过快马，举止敏捷，矫健如神，成千上万的军队都奈何不了他，你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吧？”

要离回答道：“会杀人的人，在于用智谋，而不在于用体力。我能接近庆忌，这样，刺杀他便像宰只鸡那么容易了。”

吴王觉得他说到了点子上，有些信服了，又提出了另一个困难：“庆忌是个聪明机警的

人，尽管大力招纳列国亡命之徒，但对国内去的人，肯定会特别地警惕，哪能让你轻易地靠近他呀？”

要离答道：“这就是下一步要做的事了，庆忌收罗亡命之徒的目的，是加害大王，夺取吴国的大权。我假装获罪潜逃，大王砍掉我的右胳臂，再杀了我的老婆孩子，庆忌便能够信赖我而让我接近他了。这样，以后的事情就一帆风顺了。”

吴王摇摇头，不忍心地说：“你为我去拼命，我怎么能再加害你和你的亲人呢？”

要离说：“没关系，这是我追求的。常言道：安于妻子儿女的家庭之乐，而不尽事奉国君的义务，那是不忠；留恋家庭的温暖，而不愿意涉险为国君消除忧患，那是不义。我这样选择，能以忠义扬名千古，即使全家人牺牲了，也认为比吃蜜还甜呢！”

吴王还觉得难以表态，伍员在一旁怂恿道：“要离能够为国而不顾家庭，为君而不惜自我牺牲，实在是千古少有的豪杰！大王应该成全他，只要在成功之后，优厚地安葬、表彰他的家室，不埋没他的功绩，使他能够扬名后世，大王就对得起他了。”要离频频点头，吴王也就认可了。

第二天早朝，伍员带要离一同入朝，向吴王推荐他当大将，领兵讨伐楚国。

吴王往下一看，连连摇头说：“寡人看这人力气不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让这样的人领兵伐楚，传到列国之间，不把人笑掉大牙吗？况且现在国事初定，哪能受得了再进行战争？”

要离大呼道：“大王太不仁义了！臣虽不行，但看在朋友情分上，愿意为他出死力。子胥协助大王得到了吴国，大王竟不想帮助他报父兄大仇了吗？”

吴王大怒说：“放肆！这是国家的大事，你一个小小百姓有什么资格说长道短，竟敢当朝冒犯寡人！来人，把他拉下去，砍掉右臂，下到大牢里！”并命人去逮捕他的老婆孩子，抄他的家。

伍员眼里含着眼泪叹息着退了下去。

大臣们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连个“ 为什么 ”也不敢想。国内刚刚大变乍定，一看新国王大怒，谁还敢多嘴多舌？国王一宣布“ 退朝 ”，便都外松内紧地赶快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

伍员密令狱吏为要离解脱刑具，使他罪受得轻一点儿，狱吏也不以为意，照办了。过了几天，要离竟瞅机会逃跑了，狱吏只得如实报告吴王。吴王大怒，下令把要离的妻子儿女全部杀死了。

要离逃出吴国国境，一路访知公子庆忌在卫国，便到卫国见他。

庆忌听说国内有人来投，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接待了他。要离诉说丁吴王阖闾对自己一家的迫害，庆忌怀疑有诈，不想收留他。他脱下衣服给庆忌看，果然右臂没有了。庆忌才相信了他说的一切，这才问：“ 现在你来投奔我，有什么想法？ ”

要离答道：“ 臣听说阖闾杀了公子的父王，夺去了大权，还想加害公子，公子现在联合诸侯，招纳志士，要报这个大仇。所以臣舍上这条残余的命，前来投奔。臣从宫中一路逃出来，很熟悉国内的现状，虽不能征战，给公子作个向导还称职。依仗先王的在天之灵，公子的大仇报了，臣的家恨也就雪了。”

庆忌还不敢十分信赖，便叫人先领他下去“ 歇着 ”。

过了一两天，去吴国打探消息的间谍回来了，报告的情况和要离说的事实完全一样，庆忌才打消了对他的怀疑，让他在身边随侍。

一天，庆忌问要离：“ 我听说阖闾重用楚国的伍员、伯嚭，训练兵将，国中大治。我这点人马，怎么能和他们较量呢？ ”

要离答道：“ 依臣看，伯嚭是个饭桶，不足挂齿。智勇兼备的只有伍子胥一个人，现在他和阖闾也有隔阂了。”庆忌问道：“ 伍员不是阖闾的恩人吗？他们之间还谈得上隔阂吗？ ”

“ 是真的。据臣所知，子胥为阖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换取他兑现伐楚报仇的承诺。

而他掌权以后，只图个人享受，开拓吴国，丝毫没有伐楚的意思了。这次臣为了替子胥说话，惨遭荼毒，更证明了他毫无伐楚的诚意，当时他那样许愿，只是为了骗取子胥帮他谋夺王位罢了。臣遭断臂之刑后，子胥不仅脸上无光，而且看穿了吴王的真实用心，很是伤心和失望。臣这次能够虎口脱险，就是仰仗了子胥的力量。他秘密叮嘱臣：‘ 出去一定要投奔先王的公子，了解他的为人和志向，如果他将来复国后能为伍氏伐楚报仇，我愿意做他的内应，以此来为自己与姬光在密室同谋先王赎罪。’ 公子若不趁这个时机行动，待到他们君臣再和谐起来，报仇的事就更没有指望了。”

庆忌被他说得跃跃欲试了，加紧训练军队，修治战船，进行着伐吴的准备。

三个月以后，公子庆忌兴兵偷袭吴国。水军沿长江顺流而下，要离作为庆忌重要的谋土和向导，坐在庆忌的指挥船上。

连月来庆忌被要离说得信心百倍，这时候更是归心似箭，真想一伸手就把阖闾的脑袋揪下来！他在舱中坐了一阵子，觉得腻烦，便走出来坐在船头处，直催着舟子打桨，把大队船只远远地抛在了后头。

要离跟将出来，左手执着短矛侍立在身后，不时地和庆忌说两句闲话。

忽然江上吹来一阵旋风，要离移身站到上风头，借风势突然举矛刺入庆忌的心窝，矛尖穿出背后，鲜血跟着渗了出来。

庆忌遭到这样的突然袭击，连喊都没喊一声，抓起要离的腿倒提着把他的头浸到江中，放入拉出三次，然后把要离抱到自己膝上，看着他笑着说：“ 天下真有这样的勇士，竟然敢加害于我！”

左右侍卫这时才反应过来，纷纷持戈挺戟来攒刺要离。庆忌摆摆手说：“ 算了，这也是天下难得的勇士，岂可一日之间死两个勇士！”

左右亲信都是和他共过患难愿意为他效死的人，一个个男子汉大丈夫，听到这话又心疼

又为难，眼看庆忌活不成了，不由得都哭了起来。这使庆忌又感动又不放心，他轻叹了一声说：“各为其主嘛，你们的心意我都领了。不要杀死要离，放他回吴去吧！”他推开要离，亲自用手拔出矛来，血流如注。他直直地坐着，死而不倒。

侍卫们拜倒在地，放声大恸，最后把他的遗体抬放平正，盖上罩布。

要离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不哭不泣，也不逃走。

一个侍卫没好气地说：“公子要我们放你一条生路，你还不赶快滚蛋！最好滚得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要离冷冷地说道：“我有三条大不容于世的罪过，纵使公子饶恕我，我敢偷生吗？”

“是哪三条罪过？”

“第一，为了求得事奉国君，把老婆孩子的性命都搭上了，这是不仁；第二，为了新君的需要，杀死故君的儿子，这是不义；第三，为了办成事情，弄得家破人亡，自身残废，这是不智。有这三大罪恶，还有什么脸再活在这个世上！”要离说罢，一纵身投入了江水中。

舟人把他捞了上来，他问：“捞我干什么？”

舟人说：“公子已经赦你不死了，你回到吴国，一定能受赏封爵，何必一定要死呢？”

要离仰天哈哈大笑，笑得令人发毛：“我连身体、亲人都不爱，还爱俸禄爵位吗？你们把我的尸体送回吴国，一定能得到重赏的！”边说边夺过身边一个侍卫的佩剑，自己砍断了两腿，然后一抹脖子，名副其实地“了却”了“残”生。

后面的船只跟上来，知道了发生的一切，将官士兵都痛惜庆忌的不幸，向他悲切地致哀。大部分人不愿意投降，有自由结合投奔别国的，有打算潜回吴国隐居的，都各寻方便了。少数愿意归顺的，带上庆忌与要离的尸体回到了吴都姑苏。

吴王见了，如获至宝。厚葬了要离，封以“上大夫”的爵位，并荫及妻子，给要离和专诸同时立庙，年节享受祭祀。对庆忌，按公子的礼仪把他安葬在他父亲王僚的身旁。

现在他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大宴群臣，让大家分享他的胜利的欢乐。

鱼保家铸造铜匦　武则天监督吏民

检举箱在今天是一个很普及的对象了，一般的机关单位，以至街头闹市，时常可以见到一个或木质、或铁制的小箱钉在墙上，用来接受检举告密的材料。

这种物件的发明者是谁呢？以笔者所见，大约便是唐朝武则天时代的鱼保家。

武则天篡权以后，遭到徐敬业等人的起兵反对，从此，她疑心天下的人都在反对自己，加上她自己作风不好，知道大臣们多对她心怀怨恨，便想制造借口，滥杀大臣。

她的这个心思被鱼保家窥测出来了。鱼保家这个人，本来也参与了徐敬业的谋反，帮助给造反的军队制造武器及车辆。徐敬业失败以后，他因罪行未暴露而漏网，他便想尽量讨好武则天，向她提出了铸造铜匦的建议，所谓铜匦，即铜制的小匣子。鱼保家还亲自设计出了铜匦的样式：一个方方正正的铜匣子，里面共分四隔，每隔上有一缝隙，可以往里投进材料，能进不能出。武则天大为赞赏，立即命令如法制造，挂于朝堂之外，听人投诉，并指派专门的官员掌管，这件事发生在公元朗 8 年(则天垂拱二年)，这便是检举箱的由来，鱼保家便是检举箱的发明者了。

说来颇具戏剧效果的是，鱼保家的仇人正是利用他所发明的铜匦，揭发检举了他参与谋反的罪行，他因此而被处死，这大约是他所始料未及的。这也算是作法自毙吧！

武则天一方面设置铜匦，一方面还鼓励天下四方之人赴京师长安告状。凡是有告密之人，大臣及地方官吏都不得过问，而且沿途由各驿站提供驿马、食宿。到了京城之后，安排住在朝廷专设的客舍里，无论你是砍柴的、种地的，都会被召见，只要所告的事符合武则天的需要，便可破格授官，告的不符合事实，也不怪罪。看来武则天也是发动了一场揭发当权派的人民战争。大酷吏索元礼便是在这场揭发运动中脱颖而出，走上了唐代的政坛，成了风云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